

業。

吾等各學好以時為期，並擬受其獎勵員并頒獎狀。

可喜矣！

——報外事二國「抗旱對策」追志者禮請學術會

# 梁漱溟訪問記

# 聖堂

## 梁漱溟訪問記



念留影合徒教佛年青與生先溟漱梁  
英小袁、麒兆劉、玲鳳姜：起後左

華昌不難。蘿蔔頭轉毛人情也難收。這蘿谷翁大膽說

並非王廷送，陳曉、蔣海華工紳，吸此頭頂高本恭親學水準又圓學會對標；畢業回教會，日本各大佛教團受森升輝，印度學會對標；（國研：日本、歐洲、漢印蘭斗、韓國、蘇聯、泰國等零費用，森昇輝月五百元。以國研劉兆麒

前五屆既，盈限兩半，學費又都費由本恭王德勝賠自責，學史並祭燬由王德勝贈與衣服等資數額頗為豐裕，君慈慈學主

我們冒着冬天的寒冷，懷着崇敬的心情，訪問了九十四歲高齡的佛教界老前輩——梁漱溟先生。

梁老住在北京木樨地，與著名作家丁玲女士比隣而居。前幾個月，丁玲女士像一顆隕星，在中國的文壇上隕落了。唯梁老像木樨地裏的一株高齡木樨一樣，不僅有著旺盛的生命力，而且散發着馥郁之香，在虔心唸佛聲中安渡着晚年。並當電梯把我們帶到了他的住所時，一位五十歲上下的女侍應接待了我們，她很直爽地告誡；爲了維護梁老的健康，請勿過多地盤桓。顯然，由於常有俗客來訪，已經打擾得他不能平靜了。

「梁老坐在一把陳舊的藤椅上，我們一行青年佛教徒對他和南問訊，以禮參拜。似乎梁老發現了我們不是俗客罷，便站了起來，竟欲答禮，我們體諒到他的身體情況，對他進行了勸阻。說明來意之後，梁老便顯得分外有興致了，他操着

一口江浙語，方音很重，聲音洪亮地說：「我四十年代在重慶時，就聆聽了密宗貢嘎上師的教誨，接受了貢師的噶舉派大手印灌頂，爾時，我覺得心裏很舒服，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。第二天，我按照上師的預約，在公園裏又碰到了貢師及他的侍者。貢師一見面就看出我們的毛病，說我有點過勁。當時我真佩服他，我並沒有開口，他怎樣知道我的性格呢？可見，貢嘎上師是確有神通的」。梁老又說：「我與貢嘎上師同年同月出生，上師雖然示寂了，但對我的教誨却永放光彩，使我堅信佛法真實不虛……。」梁老滔滔不絕的回憶，彷彿把我們帶到了當年貢師傳法的莊嚴道場，貢師所發出的光明與智慧之力，通過梁老的言傳聲教。使我



↑ 梁漱溟給正生先師湊青年佛教徒簽著譯題簽

們甚覺獲益。臨別時，他愉快地接受了我們代表袁鴻壽教授請他擔任「中國藏密金剛乘研究會顧問」的邀請，並為我們的譯作題簽，合影留念。

我們要離開木樨地了，梁老大無畏的濟世精神及對佛法的虔誠信仰，却永遠在我們的播下了菩提種子，他念佛一生，素食八十年，真可謂佛教界的光輝典範啊！我們年青的一代，將永記佛陀的教導，沿着梁老走過的足跡，為了佛教事業，貢獻出我們的一切！

# 幢頂辟坐嚴陀羅尼

梁漱溟題

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

→ 梁漱溟先生給青年佛教徒譯著的題簽影印件